②目犍连

**目犍连是佛声闻众中神通第一的尊者，他也受业的掌控力而为遍行外道杀戮。**

**具体的情形：圣者舍利子与大目犍连二人，时时往诣地狱、饿鬼等境利益有情。一日至地狱境，里面有死去的外道导师饮光能圆，生地狱后正备受诸多种类的苦处。**

**他说：“圣者！您们再返回人间的话，请告诉我的徒众：‘你们的导师饮光能圆已生地狱，他捎口信说，遍行派里没有沙门，释迦的教中才有沙门，我们的法教是颠倒的，所以你们应舍弃自己的教派随释迦子学。尤其将我的骨灰做成塔，你们对它行供养时，就有炽燃的铁雨降在我身上，所以切莫再供。’”**

**第一双返回人间后，舍利子先行过去对外道徒说了如此的话语，却因无业缘，诸外道浑然不觉。**

**随后目犍连来到，问舍利子：“您传达了饮光能圆的口信吗？”**

**尊者回答：“我讲了也等同未讲。”**

**目犍连说：“既然没听到，我去说吧。”**

**之后，他过去传述了饮光能圆的那些口信，却致使外道徒群情激愤，嚷道：“你不但说我们的坏话，还在诽谤我们的导师！”以喧嚷之声喊来一群人后，噔噔噔地殴打。尊者的色身如同芦苇一样被摧坏后抛弃一边。要是从前的话，不用说这些外道能打，连三界众生集合起来，也动他一根毫毛动不得。但当时被宿业所抑制，如尊者后来所说：“那时，连‘神’尚且不得忆起，何况说变？”即成了与常人无异。**

**舍利弗用法衣包裹他的残躯，背着来到祇陀园后，悲哀地说：“朋友之死听且不愿，何况见呢？”随后与众多阿罗汉一同入了涅槃。很快目犍连尊者也涅槃了。**

基于前世曾经骂过母亲，要把她打得像苇草一样，由此堕落恶趣受很惨痛的业报，这次在最后身上，以这个余业的掌控力，还是要感受杀报。余业的势力一旦发动的时候无法遮挡，因而，神通第一的圣者目犍连也遭受遍行外道的杀戮。

具体的情形是这样的：

那个时候，在世尊弟子里有“第一双”称誉的，即是智慧第一的舍利子和神通第一的目犍连，他们常常会去饿鬼界和地狱界里救度有情。

有一天，他们到了地狱境内，见到外道导师饮光能圆已经生在了地狱里，受好多好多门类的苦，那么他们也是悲心怜悯，就来到他的面前。这个外道导师就说：“两位圣者！您们回到人间，一定要告诉我的徒弟们：‘你们的导师饮光能圆已经生地狱了，在遍行外道里没有沙门，只有释迦佛的内教里有沙门。我们这个教派是邪教，所以，你们要舍掉自己的派，跟释迦佛的弟子去学。特别是把我的骨灰做供塔，你们每一次做供养的时候，我都受好大的苦，在我身上就降下炽燃热铁雨，所以以后不要这样做。’”之后，第一双就返回了人间。

（饮光能圆是个罪业凡夫，他生前建立邪派，传播邪教，结果死后却造塔，受很多人的供养、礼敬，当然就没法消受。头一磕下去他就消了福，一供的时候他就罪更重，这样每当人们供养时，他就出现更重的果报，表现为天上降下炽热的铁雨，烧着他的身体。）

接着就要看，两位圣者传口信不同的业感情形。首先，舍利子尊者前往那些遍行外道们所在的区域，跟他们讲他们师父的事情。可是因为没有业缘，外道们就跟没听到一样。

目犍连随后跟着来了，就问舍利子：“您传了饮光能圆的口信吗？”

舍利子说：“我讲了等于没讲。”

目犍连说：“既然他们没听到的话，我再去说说吧。”

这样目犍连尊者也到了那片外道的区域，他照样去传了饮光能圆的口信。当时立即激起了外道徒们的愤怒，说：“你不仅对我们责难，而且还诽谤我们的导师，所以，快点快点过来把他打死！”这么一叫，外道们群起而殴之，把尊者的身体打得像苇草一样稀烂，然后扔到一边。

要是以前的话，连三界里所有的众生集聚在一起，也动不了尊者的一根汗毛，何况以这些遍行外道，哪里能做什么呢？可是，业果已熟的时候，后来尊者自己也说：“以往昔业力的牵制，现在我连‘神’字都想不起，何况说变呢？”因此，业一旦成熟的时候，神通没作用，这是无可逃脱的。那时，尊者变得跟普通常人一样，因此而入了涅槃。

当时，舍利子以法衣裹着目犍连的身体，带到了祇陀园后，他这样说：“连我的法友死的消息我都不愿意听到，何况是见到呢？”他的意思是想“我提前要走的，我没法看到这种情况”，因此他说后，就跟众多阿罗汉一起入了涅槃。之后目犍连尊者也入了涅槃。

这里要知道业支配一切，当没有业缘的时候，不会发生相应的现相。舍利子与这些遍行外道不存在这样的业缘，所以他去说的时候，也是把那个话很具体地讲了，但是这些外道听若无闻。也就是一句句话过去的时候，他们好像没听到一样的，不发生什么作用，这就是他们之间没有一种业在起作用。

目犍连来说的反应就完全不同。一说就好像起了火一样的，所谓“缘会时至赫然现”，干草一遇到火马上就烧起来。同样说的是这些话，一句句过来的时候，外道们一听到，马上发起嗔心大火。这是由于过去有罪业因缘，要感报的时候，一触及到就有一种东西要反应出来。结果他们听的时候，句句都非常刺耳，“你说我们的教派是邪教，这是有意污蔑，还说我们的师父正躺在地狱里受煎熬，我们一供养就下热铁雨要烧死他，哪有这个道理？打打打！”这个反应要知道，这并不是一般认为的一种犯罪的事件，其实是业力发动的时候必然出现这样的现象。当时那些外道们把尊者的身体打得遍体鳞伤，那是非常厉害的一顿痛打，整个身体已经打得像苇草一样一节一节，不成样子了，意思是打得稀巴烂，这个就是报应。

以前神通第一的目犍连尊者，他的身体能大能小，比如变成围绕须弥山十四圈长的大龙，一拍海水就能溅到须弥山的顶端；而要变小可以在龙的鼻子里面进，眼睛里出等；或者他能撼动三千大千世界等等。这样的神通，即使三界众生全部聚集起来，连他的一个毛端都动不了。毛根还粗一点，毛头是极细的，那么连这么一点点动都不可能，因为他的神变力大。

但是，当业力发动的时候，什么神通都使不出来了，不用说变化了，连“神”都想不起来了。“变化”，指在空中翻动、变化，东涌西没、西涌东没、在虚空中端坐、水行如地等等，但是，现在连心里想要遮掉被打的这个“神”都没有了。因此要知道，当业力发动的时候，神通力就障住了，根本出不来。这就说明，没法以神通来避开，结果被打得稀烂，可以想象，躺在地上只有喘气的份。由此明了，业降临的时候，连阿罗汉也只有受报的份。

③乐瓦得

**往昔克什米尔有位乐瓦得比丘，他是一位证得神通、神变，拥有诸多弟子的大德。一天，大概他在林间煮染一个法衣袈裟，附近的一户人家，主人丢失了牛犊前来寻找。只见那林间正升起烟焰，他就去看，见一位比丘正在烧着火，就问道：“你在做什么？”**

**比丘回答：“我在煮染法衣。”**

**揭开锅后探视，见到锅中都是肉，比丘自己也见到了。为此就抓着他交付给国王，禀报：“此人偷了我的牛犊，请国王裁决。”为此国王将他关入了监狱。**

**过了些天，母牛自己得到了牛犊。牛主又去请求说：“比丘并未盗我牛犊，请释放。”但因国王事务繁忙，六月当中未作释放。对此，比丘众多获得神变的弟子从空中飞来，到国王面前呈禀说：“这位比丘尊者是个正士，愿国王释放。”**

**国王就亲自来放比丘。他见比丘困苦劳顿，非常懊丧地说：“我耽误事情太久，集了大罪。”**

**比丘却说：“无过，我是自作自受。”**

**国王问：“那您是集了什么样的业？”**

**比丘遂告知说：“往昔，一世我做盗贼，当时盗了一头牛犊，我被主人追赶，见到林间有位独觉正在入定，就扔到了他面前，由此逃走，这人就抓着独觉，将他缚入牢狱，关押六天。以此业的异熟，我曾在多生之中备受三恶趣之苦，今生仍需受苦，是这异熟的最后一报。”**

这里讲到，当时克什米尔有一位名叫“乐瓦得”的大德比丘，他具有神通、神变，而且有很多弟子，在他身上业感成熟时，也无法不受报应。

这事看起来很蹊跷，他当时在林间煮染法衣，那旁边有一户人家，那个主人的牛犊丢了，主人就自己一个人去找。正这样找的时候，看到林间有烟，就走过去看个究竟。到了那里看到一个比丘在烧火，就问：“你在做什么？”

比丘说：“在染法衣。”

打开锅一看，那里面煮的都是肉，比丘自己也看到是肉，是这么一个情况。

那么这样主人就把比丘带到国王那里，而且说：“他偷了我的牛犊，请国王作裁决。”于是国王就把比丘关到了监狱里。

几天后，那主人的母牛自己找到了牛犊，这样的话他就再次来到国王面前，请求说：“我的牛犊不是比丘偷的，请求释放他。”

国王忙了六个月没放。满六个月的时候，比丘自己有好多得了神变的弟子，就从虚空中飞过来，到国王面前申述说：“这个比丘是一个真正的修行人，请你放了吧。”

这个时候国王才忆起，就亲自到比丘那里，当时见到他很疲惫，国王非常懊丧，说：“耽误了这么久，我造了大罪！”

那比丘有神通，知道宿命，他说：“你没错，是我自己召来的”。

国王问：“那您是造了什么业呢？”

乐瓦得比丘说：“往昔我受生为一个盗贼，那个时候也是偷了一头牛犊，被主人追赶了以后，慌慌张张地跑到林间，看到有独觉在那入定，就把牛犊扔在独觉面前然后跑了。以这个缘故，独觉就冤枉地被逮捕，关在监狱里六天。以这个异熟果，我过去好多生都在恶趣里受苦，这一生是业的余残果报，还要受最后一次报。”

乐瓦得是得道的沙门，有神通，虽然证得无我，也不免业报的降临，也只有任因果律演现。这就像晋美朗巴尊者所说的那样，虽然业报暂时没有现前，但是，就像金翅鸟的影子跟它无分无合那样，不会没有的，一旦因缘际会到了的时候，那就不得不在自身的相续上演现，那么这个公案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。

也就是，到了果报成熟的当头，自然出现这样的事件。那主人丢了牛犊，去寻找就找到他这里来了，而他正在煮染法衣，走过来问在干什么，一打开锅，以业感之力出现好多的牛肉，这样就被缉拿而送到国王那里判刑。后来牛犊找到了，应该释放，国王却因为忙，延迟了六个月，最终才出来。

那么这件事有冤枉、不公平吗？到底是谁在操纵呢？其实不是偶然的，是因果律在操纵。乐瓦得是圣人，他深知宿命，他有神足通，但也无法免脱，而只是顺受果报。其实他前世是一个盗贼，当时偷了一头牛犊，被主人追赶的时候逃避林间，见了独觉的时候扔到他面前，这样就冤枉了那个独觉，害他被关了六天牢，这已经结成了业。这个业按照因果律不断地变出果报，那么在过去好多生里面堕在恶趣受苦，今生到了果报的末端了，以余残的业力还是会现出这样的果报，所以那个国王六个月关他，是因果律的安排。当时也是这样的，独觉无罪被关，后来发现了就释放；现在他也是无罪被关，但是六天增长到六个月，之后也释放，其实这是那个果报的最后一次。

这就可见，当果报成熟的时候，无法不在自身上显现这些苦厄。那我们是凡夫，没有神通、神变，更没有证得无我而得道，当业报成熟之际，因缘已经会遇的时候，那是不得不在自身上出现果报，没法脱免的。

④龙树

**如是，印度乐行王有位王子，母后送他一件无缝五色彩缎衣服，王子遂说：“我现在不穿，待我得王位再穿。”**

**母后稍带惋惜地说：“您无有得王位之时。国王离世本该由王子继承王位，然而你父王与阿阇黎龙树生命同一，因此龙树不死，汝父不死，龙树是寿命自在者，故无去世之日，所以你的诸多兄长都是未得王位而死。”**

**王子问：“那有什么方便吗？”**

**母后说：“阿阇黎龙树是菩萨，因此去要其头会布施的，此外无他方便。”**

**太子便去龙树跟前，讨要其头。**

**阿阇黎说：“斫去携走。”**

**他便举剑向颈部挥去，无论怎样砍斫，都如同向虚空挥剑般，丝毫无损。**

**阿阇黎说：“受武器砍斫的业报，我在五百生之前已无余净尽，因此兵器砍不到我，但我往昔采吉祥草时曾杀过虫，以此业报尚未净尽，你去采吉祥草来断我的头。”**

**王子寻来吉祥草，向头斫去，头便落地。菩萨说：“从今往诣极乐刹，未来还当入此身。”便在寂静中圆寂了。**

（原文中的“母后”，在藏文里只有“母”字，没说是谁的母亲。《大唐西域记·卷十》里记载了这个公案，讲到“王有稚子，谓其母曰”，可见指王子的母亲，也就是王后，因此这里根据意义，译为“母后”。）

在印度有个乐行王，他的一个王子，有一天得到王后送的耀眼的五色无缝衣后，就说：“我现在还不穿，等我继承王位的时候再穿。”

王后捎带惋惜地说：“你没有得王位的时候。国王过世当然是由王子来继承王位，可是你的父亲跟龙树阿阇黎生命是一样的，所以龙树没圆寂，你父亲也不会走；而龙树是得了寿自在的人，没有走的时候；因而，你的很多哥哥们都是在没得王位中就离世了。”

王子听后就问：“那有什么办法吗？”

王后说：“龙树是菩萨，所以你跟他索要头的话他会布施的，此外没有别的办法。”

于是王子就到龙树菩萨跟前去了，跟他索要头。

龙树菩萨说：“断了拿走吧。”

王子就举起剑往龙树菩萨的颈部砍，但无论怎么砍，都像在空中挥动一样，一点不会断，没做到任何损害。

这个时候阿阇黎就说：“我有关以兵器砍的异熟果，在五百生以前已经全部消尽了，所以兵器砍不动我；而当年我采吉祥草的时候，有杀虫的业还没有穷尽它的业报，所以，你采来吉祥草可以让我的头断开。”

王子找了吉祥草后砍去，果然龙树菩萨的头部落地。

当时龙树菩萨说：“我现在去往极乐世界了，将来我还会入到这个身体中来。”说后，龙树菩萨在寂静中去了极乐世界。

龙树菩萨是位登初地的圣者，他显现上还是没有空掉异熟，有采吉祥草时杀虫的业，所以仍然有杀头的报。在印、藏、汉三地的历史当中，很多的祖师都示现遭受断头报，由于有杀业之故；很多遭受牢狱之灾，有盗业之故；或者瞎眼，有谤法的业等等。这些都说明即使是开悟、证果、登地等的圣者，当业成熟的时候，还是难免要受到种种的业报。这就说明因果律在掌控着一切现相的运行。

像这样，虽然证到了一定的地位，或者证了人无我、法无我空性，但是当果报成熟的时候，还是只有任因果律演变。这可见我们凡夫在轮回的历程中，处处都不免要受业报的苦厄。

思考题

1、目犍连尊者被遍行外道杀戮的具体情形如何？前世的业因是什么？今生被打的缘是什么？被打时为何不以神通避开？

2、乐瓦得比丘枉受牢狱之灾的情形如何？前世的业因是什么？今生业力发动的情形如何？

3、龙树菩萨受报圆寂的情形如何？